# 四庫全書

子部

# 册府元龜卷四百八十一　宋　王欽若等　撰

## 臺省部

輕躁　譴責

### 輕躁

伯陽有言曰動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誠哉聖人之言也若夫失重而後輕失靜而後躁固將蹈于匪彝而自底于不類況乎臺省分職名器

為重必繇德舉以契民望而魏晉已來史氏所載乃有營求封爵希假榮禄得位則志滿失權則怨生人或驟遷不能相下已未成績即云久次非惟形于辭色至有列于奏疏蓋失前王所以惇慎退之風先儒所以著崇讓之論矯時鎮俗抑有旨哉

魏王粲為侍中與和洽杜襲並用粲強識博聞故太祖遊觀出入多得驂乘至其見敬不及洽襲襲嘗獨見至于夜半粲性躁競起坐曰不知公對杜襲道何等也洽

笑答曰天下事豈有盡耶卿晝侍可矣悒悒於此欲兼之乎

晉荀勗為中書監遷尚書令勗久在中書博管機事及失之甚悶悶悵恨或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邪

傅玄為司隸校尉獻皇后終于弘訓宮設喪位舊制司隸於端門外坐在諸卿上絶席其入殿按本品秩在諸卿下以次坐不絶席而謁者以弘訓宮為殿内制玄位

在卿下玄恚怒厲聲色而責謁者謁者妄稱尚書所處玄對百寮而罵尚書以下御史中丞庾純奏玄不敬玄又自表不以實坐免官

成公簡為中書郎時周馥已為司隷校尉遷鎮東將軍簡自以才高而在馥之下謂馥曰揚雄為郎三世不徙而王莽董賢位列三司古今一揆耳馥甚慙之

宋謝靈運太祖時為侍中日夕引見賞遇甚厚靈運以名輩才能應参時政初被徵召便以此自許既至太祖唯

接以文義每侍宴止賚賞而已王曇首王華殷景仁等名位素不踰之並見任遇靈運意不平多稱疾不朝直穿池植援種竹樹堇驅課公役無復期度出郭遊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帝不欲傷大臣諷旨令自解靈運乃上表陳疾賜假東歸王華為侍中時王弘輔政而弘弟曇首為太祖所任與華相埒華嘗為已方用不盡每歎息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

何衍性躁動為黄門郎拜竟求司徒司馬得司馬復求太子右率拜一二日復求侍中旬日之間求進無已不得侍中以怨罵賜死

庚炳之為侍中遷吏部尚書領義陽王師内外歸附勢傾朝野炳之為人强急而不耐煩賓客干訴非理者忿詈形於辭色素無學術不為衆望所推

王僧虔為御史中丞領驍騎將軍時甲族多不居臺憲王氏以分枝居烏衣者位宦微減僧虔為此官乃曰此

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為爾

南齊王融為中書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直中書省夜歎曰鄧禹笑人行逢大航開喧啾不得進又歎曰車前無八騶何得稱為大夫

陸惠曉除尚書殿中郎鄰族來相賀惠曉舉酒曰陸惠曉年踰三十婦父領選始作尚書郎卿輩乃復以為慶耶

茹法亮為中書通事舍人以王敬則事平法亮復受勅

宣慰除法亮為大司農中書勢利之職法亮不樂去固辭不受既而代人已到法亮垂涕而出

梁沈約為僕射自負高才昧於榮利乗時藉勢頗累清談及居端揆有志台司咸謂為宜而髙祖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見許與徐勉素善遂以書陳情於勉勉為言於髙祖請三司之儀弗許但加鼓吹而已

范雲為吏部尚書性頗激厲少威重有所是非形於造次士或以此少之

陳蔡徵為吏部尚書啓後主借鼓吹後主謂所司曰鼓吹軍樂有功乃授蔡徵不自量揆紊我朝章然其父景歷既有締構之功宜且如所啓拜訖即追還徵不修廉隅皆此類也

後魏郭祚宣武時為左僕射先是梁遣將康絢遏淮將灌揚徐祚上表宜勑揚州選猛將攻之朝議從之出為征西將軍雍州刺史初孝文太和已前朝法尤峻貴臣蹉跌便致誅夷李冲之用事也欽祚識幹薦為左丞又

兼黄門意便滿足每以孤門往經崔氏之禍常慮危亡
苦自陳挹辭色懇然發於誠至冲謂之曰人生有運非
可避也但當明白當官何所顧畏自是積二十餘年位
秩隆重而進趣之心更復不息列辭尚書志在封侯
儀同之位尚書令任城王澄為之奏聞及為征西雍州
雖喜於外撫尚以府號不優心望加大執政者頗怪
之
裴植自兖州刺史累遷度支尚書性非柱石所為無常

自兗州還表請靜官隱於嵩山宣武不許深以為怪然公私集論自言人門不後王肅快快朝廷處之不高及為尚書志意頗满欲以政事為己任謂人曰非我須尚書尚書亦須我辭氣激揚見於言色入參議論時對衆官而有譏毁又表毁征南將軍田益宗言族姓微末不應在百世衣冠之上率多侵侮皆此類也高聦為宣武光禄大夫心望中書令然後出作青州顧竟不果

袁翻為度支尚書尋轉都官翻表曰臣往忝門下翼侍帳幄同時流輩皆以出離左右蒙數陌之陟惟臣奉辭非但直去黄門今為尚書後便在中書令下於臣庸朽誠為叨濫准之倫匹或有未盡竊惟安南之與金紫雖是異品之隅實政有半階之較加以尚書清要位遇通顯准秩論資似如少進語望此官人不願易臣自揆自顧力極求此伏願天地成造有始有終矜臣疲病乞臣骸骨願以安南尚書換一金紫時天下多事翻雖外請

閒秩而內有求進之心識者怪之於是加撫軍將軍
宇文忠之爲中書郎六七年好榮利遇尚書省選右丞
預選者皆射策忠之入試焉既獲丞職大爲忻滿志氣
囂然有驕物之色識者笑之
北齊魏蘭根初爲岐州刺史除儀同三司蘭根既預義
勲位居端揆至是訴復岐州勲封永興縣侯邑千戶
孫搴爲左光禄大夫世宗初欲之鄴總知朝政高祖以
其年少未許搴爲致言乃果行恃此自乞特進世宗但

加散騎常侍

徐之才自左僕射出為兖州刺史後主徵之尋左僕射闕之才曰自可復禹之績後主武平元年重除尚書左僕射

尉瑾為吏部尚書右僕射閨門穢雜為世所鄙及官高任重便大躁急省内郎中將論事者逆瞋詈不可諮承既居大選彌自驕狠

陽休之領中書監便謂人云我已三為中書監用此何

為隆化還鄴舉朝多有遷授封休之燕郡王謂其所親
云我非奴何意忽有此授
魏收為尚書右僕射收碩學大才然性褊不能達命體
道見當途貴游每以言色相悅
後周叱羅協為司會中大夫形貌瘦小舉措褊急既以
得志每自矜髙朝士有來請事者輙云汝不解吾今教
汝及其所言多乖事實當時莫不笑之
唐朱前疑為駕部郎中是時有契丹之役前疑出馬三

足以助軍未幾抗表求階級者數四朝廷鄙其貪冒特令還馬歸私第

張均玄宗時為刑部尚書自以才名當為宰輔嘗為李林甫所抑及林甫卒依輔權臣陳希烈期於必取既而楊國忠用事心頗惡之罷希烈知政事引文部侍郎韋見素代之仍以均為大理卿既大失望意常鬱鬱

裴延齡德宗貞元中為祠部郎中集賢院直學士崔造作相改易度支之務令延齡知度支東都院及韓滉領

度支召赴京師本官延齡不待命遂入集賢院親事宰相張延賞惡其輕進出為昭應令

常渠年貞元中為諫議大夫風貌佻躁無君子器志尚不根道德衆雅知不能以正理開弘帝意

裴均為右僕射交結權倖得位貴而在列班嘗踰位而立御史中丞盧坦請退之均不受坦曰姚南仲為僕射例如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南仲是守正而不交權倖者也尋罷坦為右庶子時人歸咎於均

楊歸厚為左拾遺元和七年八月已丑延英宰臣對訖歸厚次請對時憲宗坐久宣令後坐日對奏歸厚堅辭固請宰相諭之不退帝乃召見歸厚首論中官許遂振次力詆宰輔皆過激切然而自衒求試其詞甚繁逾刻而罷十二月丙申勅左拾遺楊歸厚可國子主簿分司東都歸厚好矜誇敢言前請對時帝怡色優假之歸厚謂已得若已深自責直誠章疏詞述或過差舊例卿士婚嫁多借郵遞院於京尹府縣亦為之設具歸厚將娶

婦謂已官處近侍當動以聞率然奏請帝責其輕肆遂黜焉宰臣李絳營救之帝怒益甚李吉甫謝引用之失方稍解焉

張平叔元和末爲戸部侍郎判度支平叔狡險大言因王播以進既掌財用常居公利嬖倖多狎之既有寵於上進退便辟雜以優諧或自稱老奴無復大臣之禮因奏事畢降階復昇又有論奏佻盪輕脫帝每爲笑容之在班列間玩狎郎吏譁肆無忌請變榷鹽法請宰

相為之使因以自求樞機之任每有內制出輙疑授已整衣冠以俟人多笑之前後散失官錢四十萬貫御史按得其實故貶之

李翱敬宗時為吏部郎中有文學性彊褊自謂詞藝當知制誥以久未遂志嘗鬱鬱不樂寶歷二年十一月因面數宰相李逢吉之過既而請假滿百日乃授廬州刺史

舒元輿為刑部員外郎文宗太和五年八月以其上表

累請効用并進章疏朝廷責其躁速自伐故授著作郎分司東都

後唐鄭希閔為金部員外郎莊宗同光二年差充灃朗副使希閔進狀乞換章服帝欲懲之改差祠部員外郎

李盈休

蕭希甫明宗天成初為諫議大夫初希甫至豆盧革惡之俄而革為河南府訟論事發希甫乃上疏論革與韋說罪伏革等既又貶擢為右散騎常侍希甫性既褊忿

躁於進取封章言事自比魏徵屬明宗郊禮宿齋前一日百官閱儀於殿前詰旦郡官趨班次宰相馮道趙鳳河南尹秦王從榮樞密使安重誨鳳翔節度使李曮於月華門外廊下候班定整衣冠或坐或立希甫與兩省班入赴殿前禮畢歸省希甫召朝堂驅使官堂頭直省面責之曰宰相樞密使與諸人比肩事主何得見兩省官安坐失禮又曰皇城内一人天子更無兩人三人于嶠天成初為戸部員外郎知制誥逾歲當轉未行閒

周倉程遜轉舍人甚怒退朝謁宰相趙鳳欲以言訟鳳
知其故辭未之見乃叱閽伯省吏語言不遜揮袂而去
吏譖於鳳言嶠詬詈又溺於客次鳳怒翌日上章貶謫
李琪為尚書右僕射長興以後尤為宰執所忌琪凡有
奏陳靡不望風横沮然琪雖博學多才拙於遵養時晦
知時不可為然猶多岐求進動而見排繇已不能鎮靖
也
何澤為倉部郎中充書判抜萃考試官澤與宰相趙鳳

舊同戎幕屢以情告求為給諫鳳怒其躁進且欲抑之乃遷太常少卿敕未下有宗人堂吏告人澤便稱新銜上章訴出其畧曰臣伏尋近例自郎中拜給諫者即崔聽張延雍是也臣在郎署粗有勤勞無罪左遷有同排擯事下中書宰臣奏澤新命未行便敢稱謂聞知天下澤於何處受此官位侮弄朝綱法當不敬遂改太僕少卿致仕

漢李鏻初仕後唐歷工部戸部侍郎工部尚書長興中

以與明宗有舊嘗佇入相之意從容謂時相曰唐祚中興宜敦敘宗室才高者合居相位僕雖不才曽事莊宗霸府見今上於藩邸時家代重侯累相靖安李氏不在諸侯之下論才較藝何讓衆人久置僕於朝行諸君安乎馮道趙鳳每怒共譖鏻日生妄動切欲為宰相人望非允鏻乃引偽吳覘人見樞密使安重誨云吳國執政徐知誥將舉國稱藩願得令公一信即來歸向重誨不察事機即以實然因出玉帶與覘者令歸工估其數千

緡經歲無所聞竟成虛語初鏻以此曲中冀得宰相乃
左授行軍司馬愍帝應順初以兵部尚書使潭州聞末帝
即位謂左右曰吾久合作相被人沮滯否泰之道信然
吾於大相公事舊太祖公作帝矣予輔宜然從者相慶
鏻至荊州留信宿告高從誨求賀升極貢物言已必當
輔弼從誨從其所求翌月延召酒闌從誨謂副使馬承
翰曰朝廷大僚孰有相望承翰素不悅鏻所為即對曰
朝士聞相望者崔居儉尚書姚顗左丞盧文紀太常又

其次今聞拜矣諸士皆無相望鏻赧然不悦從誨坐中索令日報狀示鏻姚顗命相制下鏻曰吾老矣安能輔大政知税駕之所矣

周賁緯初仕晉為中書舍人冦陷京師隨冦至真定諸將逐麻谷後與公卿還朝授諫議大夫緯以久次綸閣此望丞郎之拜乃遷諫署深懷觖望廣順初為給事中上言曰臣久塵西掖近綴東臺既居封駮之官兼處編修之職凡闗聞見合補聰明茍避事不言是上孤至聖

臣聞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前書所載言之者誠千古大君恐有毫髮之私也臣覩陛下降赦後普行恩勑武臣之內咸協舊規文吏之中未符通論臣竊見改轉朝官自太子少保尚書丞郎內例超秩次仍峻戶封唯兩省侍從卿監之官及員外郎贊洗等依資昇進者不過數人餘並止於一階或自右入左上下都不晝一臣伏思階勲爵邑至為重事當以德以勞次第而進雖遇慶澤不可妄加況官者代天理物國家

公器雖有親昵無得輕授故曰官不必備唯其人若才稱其官常時當有顯議能不副職宜便無宜濫昇以公器而為普恩以普恩而有差等一厚一薄何踈何親臣不敢封還制書以阻成命欲乞陛下顯詢故事爰下有司不次超拜者必徵殊美以第進秩者須守常規望明廷再與僉諧願陛下曲留省察兼有前朝人為執政見排左授官秩者及在官無累或丁憂已滿未蒙叙遷各許進狀以自申明或顯見於蹤疏幸特須於制命或期

効用不致沈埋則免使得路者自伐自矜結恩私室失意者愈嗟愈歎流怨公朝光陛下聖明之規表陛下均平之德將恢至理以致太和時中書議朝臣加恩以漢隱帝三年之内稀有改轉故商量西班上將軍統軍金吾及東班三署久次不遷者因加溥澤依資序進其餘月限合替者只加三階階已高叙勲進爵邑示普恩而已時李穀魚崇諒趙上交改為丞郎故遞轉數人用其負闕緯切於進用謂當路者有私尤恨竇貞固蘇禹珪

每發論形於言色太祖召見又奏漢朝遷改不平有員外郎盧振者自殿中侍御史超十資授左司員外郎太祖驚訝久之殿中平轉中行員外郎令授前行超一資今云十資蓋罔上以求媚也

李詳廣順中為吏部侍郎時兵部侍郎盧賈先改吏部侍郎奉使未還詳繼授先謝及賈復命入班臺吏叙賈在上詳曰朝廷故事授官同者先謝在上况詳舊任乃勃然出班臺吏竟以詳居上非故事也

李知損廣順中自諫議大夫責授棣州司馬世宗即位切於求賢素聞知損狂狷好上封事謂有可采且欲聞外事遽與復資數月之間日貢章疏多斥譖貴近自謀進取至是又上章求為過海使帝因發怒仍以其醜行日彰故除名逐之於沙門島也

譴責

夫黜其不端所以正邦典已而無慍所以保士常其有侍從禁闥周旋帝幄參切近之職典清要之任或處躬

之匪恪莅事之靡精視履之致愆操心之多僻而乃罹於公憲加乎威讓身被斥免以從吏議至乃嬰絓煩令遵承縟禮智力不逮成乎違闕斯亦國章之所及焉復有内敦直操聿修仁行遭横怒之攸及以朴忠而獲戾者良可嗟矣

漢東方朔武帝時為大中大夫給事中坐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劾不敬詔免為庶人

王章為諫議大夫元帝初擢左曹中郎將與御史中丞

陳咸相善共毀中書令石顯為顯所陷免官

鄭崇哀帝時為尚書僕射數以職事見責發疾頸癰欲乞骸骨不敢尚書令趙昌佞諂素害崇知其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帝責崇曰君門如市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覆帝怒下獄窮治死獄中

唐林為尚書僕射司隸孫寶奏請覆治中山孝王母馮太后獄傅太后大怒哀帝順指下寶獄林爭之帝以林

朋黨比周左遷燉煌魚澤障候

王林卿為侍中通輕俠傾京師後坐法免

後漢虞詡順帝永和初為尚書令以公事去官

蔡衍為議郎符節令順帝時南陽太守成瑨等以收糾

宦官考廷尉衍與議郎劉瑜表救之言甚切厲坐免官

還家杜門不出

張俊與兄龕並為尚書郎年少厲氣節朱濟丁盛立

行不修俊欲舉奏之二人聞恐因郎陳重雷義往請俊

俊不聽因共私賂侍史使求俊短得其私書與司空袁敞子遂封上之皆下獄當死俊自獄中占獄吏上書自訟（占謂口授也）書奏而俊獄以報（謂奏報論死也）廷尉將出穀門臨行刑（穀門雒陽北面中門）鄧太后詔馳騎以減死論

魏諸葛誕明帝時為尚書與夏侯玄鄧颺等相善收名朝廷京都翕然言事者以誕颺等修浮華合虛譽漸不可長帝惡之免誕官

蜀楊儀先主為漢中王時拔儀為尚書先主稱尊號東

征吳儀與尚書令劉巴不睦左遷遥署弘農太守

來敏後主時為光禄大夫坐過黜敏前後數貶削皆以語言不節舉動違常也

晉華廙惠帝時為尚書令應太傅楊駿召不時還有司奏免官

孔坦元帝時為尚書郎有典客令萬默領諸胡胡人相誣朝廷疑默有所偏助將加大辟坦獨不署縣是被譴遂棄官

刁協為尚書侍郎盧綝將入直遇協於大司馬門外協醉使綝避之綝不廻協令威儀牽捽綝墮馬至協車前而後釋御史中丞熊遠奏免協官

蔡謨成帝時為吏部尚書會冬蒸謨領祠部主者忘設明帝位與太常張泉俱免白衣領職

宋謝景仁晉末為吏部尚書坐選吏部令史邢安泰為都令史平原太守二官共除安泰以令史職拜謁陵廟為御史中丞鄭鮮之所糾白衣領職

傅隆文帝時為民部尚書以正直受節假對人未至委出白衣領職

顧琛為尚書庫部郎帶本邑中正舊制八座以下門生隨入者各有差不得雜以人士琛以宗人顧碩頭寄尚書張茂慶門名而與碩頭同席坐明年坐遣出免中正

凡尚書官大罪則免小罪則出出者百日無代人聽還本職

蔡興宗孝武時為侍中每正言得失無所顧憚孫是失

旨竟陵王誕據廣陵城為逆事平興宗奉旨慰勞州別駕范義與興宗素善在城内同誅興宗至廣陵躬自收殯致喪還豫章舊墓帝聞之甚不悦廬陵内史周朗以正言得罪鏁付寧州親戚故人無敢瞻送興宗直在請急詣朗别帝知尤怒坐屬疾多白衣領職

袁粲初名愍孫孝武時為吏部尚書皇太子冠孝武臨宴東宫愍孫勸顔師伯酒師伯不飲愍孫因相裁辱師伯見寵於帝帝嫌愍孫以寒素淩之因此發怒出為海

陵太守泰始二年為僕射遷尚書令坐選武衛將軍
江柳為江州刺史柳有罪降為守尚書令
殷恒明帝時為度支尚書屬父道矜疾積久為有司所
奏詔曰殷道矜生便有病更無橫疾恒愚習惰久妨清
序左遷散騎常侍
王諶明帝時為中書舍人見帝所行慘僻屢諫不從請
退坐此見怒繫尚方少日出之
陸澄為尚書殿中郎郎官舊有坐杖有名無實澄在官

積前後罰一日并受千杖

南齊薛淵武帝時為散騎常侍帝車駕幸安樂寺淵從駕乗虜橋先是勅羌虜橋不得入仗為有司所奏免官見原

王奐武帝時為尚書右僕射本州中正校籍郎王植屬吏部郎孔琇之以校籍令史俞公喜求進署𢋒稱奐意植坐免官

梁陸杲高祖時起家齊中軍法曹行參軍太子舍人衛

軍王儉主簿遷尚書殿中曹郎拜日八座丞郎並到上

省交禮而杲至晚不及時刻皆免官

王騫為中書令加員外散騎常侍高祖於鍾山西造大

愛敬寺騫舊墅在寺側有良田八十餘頃即晉丞相王

導賜田也帝遣主書宣旨就騫求市欲以施寺騫答旨

云此田不賣若是勅所取不敢言酬對又脫畧帝怒遂

付市評田價以直逼還之由是忤旨出為吳興太守

謝幾卿高祖時為尚書左丞以在省署夜著犢鼻褌與

門生登閣道飲酒酣嘑為有司糾奏坐免官

庾仲容為尚書左丞坐推糾不直免官

顧協為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大通三年霆擊大船華表然盡建康縣馳啓協以為非吉祥未即呈聞後高祖知之曰霆之所擊一本罰惡龍一彰朕之有過協掩惡揚善非曰忠公由是免

陳陸山才為度支尚書坐侍宴與蔡景歷言語過差為有司所奏免官

後魏封懿道武時自慕容寶民部尚書歸闕除給事黃門侍郎帝數引見問以慕容舊事懿應對疎慢廢還家

張彝孝文時為尚書引襲常山王素孫昭兼殿中郎帝將為齊郡王蘭舉哀而昭乃作宮懸帝大怒昭曰阿倪昭小字愚騃誰引為郎於是黜爲白衣守尚書昭遂停廢

陸叡為尚書令時廣陵王羽字叔翻為太尉録尚書事領廷尉卿孝文謂羽曰汝自在職以來功勤之績不聞於朝阿黨之音頻干朕聽汝之過失已備積於前不復

能别敘今黜汝録尚書廷尉但居特進太保又謂叡曰
叔翻在省之初甚有善稱自近以來偏頗懈怠豈不繇
卿等隨其邪偽之心不能相導以義雖不成大責已致
小罰今奪卿尚書令禄一周謂左僕射元贊曰卿夙德
老成久居機要不能光賛物務奬勵同僚賊人之謂豈
不在卿計叔翻之黜卿應大辟但以咎歸一人不復相
罪又為少師未允所授今解卿少師之任削禄一周詔
吏部尚書澄曰叔父既非端右又非座元豈宜濫歸衆過

也然覲叔父神志驕傲少保之任似不能存意可解少保謂長兼尚書于杲曰卿履歷卑淺超昇名任不能勤謹夙夜數辭以疾長兼之職位亞正貟今解卿長兼可光禄大夫守尚書削禄一周又謂守尚書尉羽曰卿在集書殊無憂存左史之事今降為長兼常侍守尚書亦削禄一周又謂守尚書盧淵曰卿始為守尚書未合考績然卿在集書雖非高功為一省文學之士嘗不以左史在意如此之咎罪無所歸今降卿長兼王師守常

侍尚書如故奪常侍祿一周謂左丞公孫良右丞乞伏義受曰二丞之任所以協賛尚書光宣出納而卿等不能正心直言規佐尚書論卿之罪應合大辟但以尚書之失事鍾叔翻故不能别致貶責二丞可以白衣守本官冠服祿恤盡皆削奪若三年有成還復本任如其無成則永歸南畝又謂散騎常侍元景曰卿等自任集書合省逋墮致使王言遺滯起居不修如此之咎責在於卿今降為中大夫守常侍奪祿一周

任城王澄為吏部尚書孝文曰王者不降佐於蒼昊皆拔才而用之朕失於舉人任許一羣婦人輩奇事當更詮簡耳任城在省為舉天下綱維為當署事而已澄曰臣實署事而已帝曰如此便一令史矣何待任城又曰我遣舍人宣詔何為使小人聞之澄曰時雖有幹吏去榜亦遠帝曰遠則不聞聞則不遠既得聞詔理故可知於是留守羣臣遂免冠謝罪

崔侃以竊級為中書郎為尚書左丞和子岳彈糾失官

李彦為諫議大夫孝文考績謂彦曰卿雖處諫議之官實人不稱職可去諫議退為元士

邢昕孝明時為中書侍郎光禄大夫時言冒竊官級為中尉所劾免官乃為述躬賦

北齊宋游道東魏末為御史中尉東萊人王道習參御史選限外投狀道習與游道有舊使令史受之文襄怒杖游道而判之曰游道稟性遒悍是非肆口吹毛洗垢瘡疵人物往與郎中蘭景雲忿競列事十條及加推

窮便是虚妄方共道習凌侮朝典法官而犯特是難原宜付省科游道被禁獄吏欲為脫枷游道不肯曰此令公命所著不可輙脫文襄聞而免之游道抗志不改

王松年文宣時為尚書郎中魏收撰魏書成松年有謗言帝怒禁止之仍加杖罰歲餘得免除臨漳令

崔瞻為尚書吏部郎中因患取急十餘日舊式百日不上解官吏部尚書尉瑾性褊急以瞻舉措舒緩曹務繁劇遂附驛奏聞因而被代瞻遂免歸鄉里

唐邕為尚書令封晉昌王録尚書事屬周師來寇丞相高阿那肱率兵赴援邕配割不甚從允因此有隙肱譖之遣侍中斛律孝卿宣旨責讓留身禁止尋釋之

隋鄭譯初仕後周宣帝時為天官都府司會總六府事以職汚被疎以上柱國歸第及陰呼道士章醮以祈福助其婢奏譯壓蠱左道帝謂譯曰我不負公此何意也譯無以對譯又與母别居為憲司所劾由是除名下詔曰譯嘉謨良策寂爾無聞鬻獄賣官沸騰盈耳若留之於

世在人為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為不孝之鬼有累幽顯無以置之宜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母共居李德林為内史令初後周大象末高祖以逆人王謙宅賜之文書已出至地官府忽復改賜崔謙帝語德林曰夫人欲得與其舅於公無形迹不須爭之可自選一好宅若不稱意當為營造并覓莊店作替德林乃奏取逆人高阿那肱衛國縣市店八十㘦為王謙宅替開皇九年車駕幸晉陽店人上表訴稱地是民物高氏强奪於内造

舍帝命有司斷還價直遇蘇威自長安至奏云高阿那肱是亂世宰相以諂媚得幸枉取民地造店賃之德林誣罔妄奏自入李圓通馮世基等又進云此店收利如食千户請計日追贓帝因責德林德林請勘逆人文簿及本換宅之意帝不聽乃悉追店給所住者由是益嫌之十年虞慶則等於關東諸道巡省還並奏云五百家鄉正專理辭訟不便於民賞罰愛憎公行貨賄帝仍令廢之德林復奏云此事臣本以為不可然署來始爾復即停廢

政令不一朝成暮毀深非帝王設法令之義臣望陛下若於律令輙欲改張即以軍法從事不然者紛紜未已帝遂發怒大詬云爾欲將我作王莽耶初德林稱父爲太尉諮議以取贈官李元操與陳茂等陰奏之曰德林之父終於校書妄稱諮議帝甚銜之至是復庭議忤意因數之曰公爲内史典朕機密比不預計議者以公不弘耳寧自知乎朕方孝治天下恐斯道廢闕故立五教以弘之公言孝緜天性何須設教然則孔子罔說孝經也又

罔冒取店妄加父官朕實忿之而未能發今當以一州相遣耳因出為湖州刺史德林拜謝曰臣不敢望内史令請預散參侍陛下登封告成一覩盛禮然後守拙丘園死且不恨帝不許

蘇威為納言開皇中從上太山坐不敬免俄而復位仁壽初復拜尚書右僕射文帝幸仁壽宫以威總留後事及帝還御史奏威職事多不理請推之帝怒詰責威威拜謝帝亦止

楊約煬帝時為光禄大夫時帝在東都令約詣京師享廟行至華陰見其兄墓遂枉道拜哭為憲司所劾坐是免官

唐裴矩太宗時為民部尚書奏突厥践暴之處戸請給絹一疋太宗曰朕臨天下惟誠與信不欲空有存恤之名而無其實但戸有大小各須存濟給物雷同豈公私之至也治書御史孫伏伽進曰裴矩受國恩賞未聞陳讓救恤百姓則欲茍釣虚名用心若是豈當朝寄請鞫其

罪太宗從之其後計口為率貧人賴焉

許敬宗為中書舍人貞觀十年百官為文德皇后縗經率更令歐陽詢狀貌醜異衆或指之敬宗見而大笑為御史所劾左授洪州都督府司馬

劉允濟中宗時為鳳閣舍人神龍初坐與張易之款狎左授青州長史

竇希玠為工部尚書神龍中坐以子死秘不發喪冒充懿德太子宜婚使左授太子詹事

李繁德宗時為左拾遺貞元十五年七月詔以山南西道節度都虞候嚴礪為本道節度使宣詔畢諫議大夫苗拯給事中許孟容李元素陳京補闕王紓等並歸門下省或議以嚴礪資歷既淺人望亦輕遽領旄節恐未允當既兼雜論言議喧然繁遂上言昨除拜嚴礪衆議以為不當拯云已三度表論未蒙見聽許孟容問拯論實奏乎拯領頤而笑孟容曰誠如此不曠職矣又云李元素陳京王紓並見拯及孟容言議帝遣三司使詰之拯狀云

實於衆中言曾論奏不言三度繁證之不已孟容等又云拯實言二度拯請依衆狀由是貶拯萬州刺史繁播州參軍並同正

段平仲為監察御史磊落尚氣節嗜酒敢言時德宗春秋高多自聽斷由是庶務或不理中外畏帝嚴察無敢言者平仲常謂人曰主上聰明神武但臣下畏懼各自循默耳使某一得召見必當大有開悟會貞元十四年京師旱詔擇御史郎官各一人發廩賑䘏平仲與考

功貟外郎陳歸當奉使因得對及入坐粗陳本事帝察平仲意有所蓄以陳歸在側不言及事奏畢當出平仲獨不退欲有啓帝因兼留陳歸聲色甚厲雜以他語平仲錯愕都不得言因誤稱其名帝怒叱出之平仲蒼惶又誤直趨御障後陳歸下階連呼乃得出由是坐廢七年亦因此名顯

張彧貞元十四年自刑部侍郎除衛尉卿初有詔令三司使推按僧法湊獄不叶頗甚中丞宇文邈上表辭官

不許或時又疾病請歸休帝意以為假托事故或改官邈受令刑部郎中宇文炫同推事以邈與炫宗姓又改令盧虔

裴郁為兵部員外郎郁褊狹但獨見自是因黴本曹厨利錢苛細寡恕令史凡四十人並曹而逃信宿招綏乃復詔移郁閒官乃左授太子洗馬罪令史之首惡者笞四十

楊於陵憲宗時為戸部侍郎元和初以考策登進直言

為累出為嶺南節度使
崔迾(音列)為右部補闕李諒為左拾遺元和二年咸以交
游猥雜迾貶為長水縣令諒貶為澄城縣令
王涯為翰林學士拜右拾遺元和三年四月詔賢良方
正能直言極諫舉人第三等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等
委中書門下優與處分時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條對
甚直無所畏避權倖惡其抵已有不中第者注解其策
同為班誹言王涯與外甥皇甫湜登科不先上言遂左

授涯為都官員外郎考官吏部員外郎韋貫之為果州刺史數月再黜為巴州刺史涯為虢州刺史

楊歸厚為左拾遺元和七年十二月勑曰楊歸厚頃以詞藝擢於諫垣自處班行頗修職業但列於清近當慎威儀以婚姻之私假借公館表章上獻慢瀆則多俾移秩於國庠仍分曹於雒邑可國子主簿分司東洛歸厚將娶婦謂已官處近侍當動以聞率然上章借郵遞院帝責其輕易遂黜焉

鄭良宰為通事舍人元和十一年四月詔曰聞鄭良宰本非士族豈容塵參班行宜削鄉所官通事舍人知館事揚造輕有論薦頗乖言慎宜罰一月俸

嚴公衡為右司郎中韋弘景為吏部郎中元和十三年出公衡為和州刺史弘景為緜州刺史初張仲方以駮李吉甫謚得罪或謂仲方之議皆弘景教之公衡又助成焉故有是命

李景儉為諫議大夫元和十五年正月貶建州刺史景

儉初坐賓摹自監察御史貶山陵戶曹轉忠州刺史授代至京除豐州刺史延英辭曰景儉恃有中助因感言已屈退及日華門遽宣不令赴郡除倉部員外郎未一月拜中大夫性淩物自高視將相如匹庶因酒則誇傲尤甚至是宰相奏逐之制曰夫士之出處則辨其正邪人之踐修宜勵其始終茍不容於公論誠難逭於國章況其擢自宗支常探儒術游歷臺閣亦分郡符而動或違仁行不繇義附權倖以虧節通姦黨之陰謀衆情皆

疑羣議難息據因緣之狀當置嚴科順長養之時特從
寛典免於省過無或狥非可建州刺史
李益為右常侍元和十五年入閣失儀侍御史許康佐
叅奏乖錯俱待罪各罰俸一月
李師素為兵部員外郎元和十五年九月坐與令狐楚
親出為資州刺史
李渤穆宗時為考功員外郎長慶元年五月貶為虔州
刺史渤既請書宰相下考時論不一而識者以宰輔官

不上疏陳列而越職釣奇非盡事君之道者也至是杜元頴等奏曰渤賣直沽名動多狂躁聖恩含貸且使守官而干進多端外交方鎮遠求奏請不能自安久留在朝轉恐生事遂出之

楊嗣復為庫部郎中知制誥長慶元年十二月諫議大夫李景儉與起居舍人温造等自史館同飲乘醉遂入中書面詰侮宰相景儉貶彰州刺史造朗州刺史嗣復與兵部郎中知制誥馮宿能雖先起亦合有懲宜罰一

年俸
張權輿為左拾遺敬宗寶歷二年坐前侵毀裴度出為河中府虞鄉縣令
裴夷為右拾遺文宗太和元年正月夷與直史館李虞集賢修撰劉軻各罰一月俸以送桂州觀察使劉栖楚至監田縣經宿方廻為監館驛御史所舉也
韋處厚為考功員外郎早為宰相韋賢之所重時賢之以議兵不合上旨處厚坐友善出為開州刺史

楊虞卿為吏部員外郎太和三年三月勅三司推勘吏部渝濫官事其間要切節目皆如臺按李賔過狀稱虞卿奴受錢三百千勘其察知自送府縣奴已決責錢亦納官又稱送錢并買婢等事悉無證據但虞卿兩年專判曹務偽濫六十餘人連甲團空近日無例遂令祿位制自滑偍雖能績自舉明終失從前鈐轄況勘官知偽久不公論隱闕報銓每將私用公私且乖於簡下事理故難於守官宜停見任餘准前勅處分

韋厚叔為左補闕太和四年十月貶為河中府河西縣令右補闕内供奉張文規為河南府温縣令右拾遺内供奉南卓為江陵府松滋縣令史三人裴度先所引擢不厭公議至是度出鎮執政者採公論而去之卓與厚叔時人尤以為當

舒元輿為刑部員外郎太和五年貶為秘書省著作郎仍分司東都以其上表累請効用并進文章朝廷責其躁進自伐故有此授

王直方為右補闕太和九年出為興元府城固縣令直方始為鎮州册贈使謁祖墓於邢州時節度使劉從諫自以位兼宰相於直方禮有所不至直方飲酣頗以語侵之從諫怒具以表聞直方素有直疏帝雖嘉之然非當時姦邪所樂及是以直方家於城固因而遣之

崔侑為工部侍郎充皇太子侍讀太和九年貶為洋州刺史吏部郎中張諷為夔州刺史考功郎中充皇太子侍讀蘇滌為忠州刺史戶部郎中楊敬之為連州刺史

殿中侍御史蘇特為潘州司戶侍御史李甘為封州司馬臣欽若等按文宗本紀時李訓鄭注用事不附已者即時貶黜

梁王舜卿為吏部侍郎翰林學士乾化二年九月太祖北巡迴至化黄縣勑舜卿等駕發魏州之初扈從不至各罰兩月俸

後唐李鏻莊宗時自宗正卿遷工部侍郎同光三年七月勑罰罪賞功大朝常憲掩瑕宥過前聖格言工部侍郎李鏻宗正少卿李瓊等早在公途忝居

班列靡思畏懼各犯刑章因補置官吏之秋見詐偽依違之迹自指罪狀合置嚴科但以常預臣僚始當興復特示哀矜之旨俾寛流遣之文降秩趨朝殊為輕典推恩念舊所宜慎思鏻可責授朝散大夫司農少卿瓊可責授朝議郎守太子中舍

初魏州興建李鏻為宗正卿李仁為少卿赴州昭應縣有獻祖宣皇帝建初陵少祖光皇帝啓運陵帝踐阼之後宗正司條奏陵園故事請量建建初啓運陵臺令許之時偽稱宗子者數百宗寺既無譜牒無憑證據有昭慶百姓稱宗子言世為丹陽竟陵臺令投詣宗寺請為臺令李瓊莫測其繇憑其偽

書即而補之其人既至本處出入建絳旌豪視長吏復侵奪近墓民田百餘頃言是陵園壖地百姓詣府陳訴州府不能辨疑乃具狀聞天子下公卿訪丹陽竟陵故事是何帝寢遂簡列聖陵園及追封高祖太子諸王尊號者皆無丹陽竟陵之號其僞百姓宗正司吏皆伏法瓊鏻以不覆實謬補奸人貶之蓋以有鏻從龍舊恩也丹陽之地比無南方竟陵之名六朝故事鏻等不知書之故也

王丞弁爲祠部郎中明宗長興元年九月以奏狀背縫著姓罰一月俸

裴坦爲司封郎中長興二年八月渭州刺史石可球母在而所司悞入贈封之甲勅旨可球母王氏可別封太

原縣君裴坦點簡不精罰一月俸本行令史委吏部流
内銓量罪科决
晉王權高祖時為兵部尚書天福三年十月詔曰王權
昨差北朝國信使堅不肯收接勅牒兼有狀推托事故
不遵朝命者王權久在班行衆推夙舊固曉為臣之節
宜遵事主之規豈得纔命乘軺遽閒托故莫有奉公之
道益彰慢事之心若以道路迢遠即鸞閣之台臣亦往
若以筋骸衰減即鳳山之册禮纔迴既黷憲綱宜從殿

黜宜停是任仍勒歸私家

周賈緯太祖時為給事中史館修撰廣順元年十月貶為平盧軍節度行軍司馬檢校禮部尚書緯歷官平轉心常憤悱太祖踐祚竇貞固蘇禹珪仍在相緯駁其除改不當上章論列又於所修歷日內言有歷詆中外人士者時王峻監修國史覽之不悅曰賈給事家有子自茲亦要門閥無玷今非毀滿朝教士子何以進身備於帝前言其短故有此授

冊府元龜卷四百八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四百八十二 八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丁崇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孫梅

謄錄監生臣王遇用

冊府元龜卷四百八十二　宋　王欽若等　撰

臺省部

朋附　害賢　謟佞　貪黷

朋附

阿黨為比仲尼謂之小人頑嚚是親伊尹戒其亂俗況夫結綬雲臺之上引籍金馬之闈名數既隆事任尤重固宜直躬以奉上中立以自公勉樹淑聲式光妙簡其

有賦回邪之性昧貞介之方罔上以求安附下以求寵或職當史局媚彊臣而立傳或任總銓黨恃內戚而擅寵或伺朝廷之動靜樹黨藩維或託儲副以婚姻竊弄機柄深可駭也

漢谷永為太常丞待詔公車既陰為大將軍王鳳說矣能實最高懸是擢為光祿大夫永奏書謝鳳曰永斗筲之材筲所受切竹器也斗筲喻小而不大也質薄學朽無一日之雅左右之介雅素也介紹也言非夙素之交又無介紹而進也將軍說其狂言說讀曰悅擢

之皁衣之吏厠之爭臣之末不聽浸潤之譖不食膚受之愬食猶受納也膚受謂初入皮膚至骨髓言其深也雖齊桓晉文用士篤密察父悊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察明也悊智也昔豫子吞炭壞形以奉見異豫讓也為智伯報讐欲殺趙襄子恐人識之故吞炭以變其聲漆面以壞其形云智伯國士過我故也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舍人魏子三收邑入不與孟嘗孟嘗怒之魏子曰假與賢者齊湣王受讒孟嘗出奔魏子所與粟賢者到宮門自剄以明孟嘗之心也知氏孟嘗猶有死士何況將軍之門鳳遂厚之

魏劉放明帝末與孫資為中書監時帝不豫欲以燕王

宇為大將軍及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共輔政宇性恭良陳誠固辭帝引見放資入卧内問曰燕王正爾為放資對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帝曰曹爽可代宇不放資因贊成之又深陳宜速召太尉司馬宣王以綱維王室帝納其言即以黄紙授放資既出帝意復變詔止宣王勿使來尋更見放資曰我自名太尉而曹肇反使吾止之幾敗吾事命更為詔帝獨名爽與放資受詔命遂免宇獻

肇朗官太尉亦至登牀受詔遂大漸放資久典機任獻
肇心内不平殿中有雞栖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
復幾指謂放資放資懼故勸帝名宣王作手詔令給使
辟邪至以授宣王宣王在汲獻等先詔令於軹關西還
長安辟邪又至宣王疑有變呼辟邪具問乃乘追鋒車
馳至京師帝問放資誰可與太尉對者放資曰曹爽帝
曰堪其事否爽在左右流汗不能對放躡其足耳之曰
臣以死奉社稷曹肇弟纂為大將軍司馬燕王頗失指

肇出纂見驚曰上不安云何悉共出宜還已暮放資宣詔宫門不得復納肇等罷燕王肇明日至門不得入懼詣廷尉以處事失宜免帝謂獻曰吾已差便出獻流涕而出亦免

丁謐為尚書宿於曹爽相親時爽為武衛將軍數為明帝説其可大用爽輔政乃拔謐為散騎常侍遂轉尚書謐為人外似疎畧而内多忌其在臺閣數有所彈駁臺中患之事不得行又其意輕貴多所忽畧雖與何宴鄧

颺等同位而皆少之唯以勢屈於奭奭亦敬之言無不從故于時謗言謂臺中有三狗三狗崖柴不可當一狗憑默作疽囊三狗謂何鄧丁也默者奭小字也其意言三狗皆欲嚙人而謐尤甚也

蜀樊建為侍中守尚書令自諸葛瞻董厥統事姜維常征伐在外宦人黄皓竊弄機柄咸共將護無能矯正

晉荀勗為中書監賈充為侍中尚書令無公方之操專以諂媚取容侍中任愷中書令庾純咸共疾之及氐羌

叛愷因進說請充鎮關中朝之賢良欲進忠規獻替者
皆幸充此舉望隆維新之化充既外出自以為失職深
銜任愷計無所從將之鎮百僚餞於夕陽亭勗私焉充
以憂告勗曰公國之宰輔而為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
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頓駕而自留矣充
曰然孰可寄懷對曰勗請言之俄而侍宴論太子婚姻
事勗因言充女才質令淑宜配儲宮而楊皇后及荀顗
亦並稱之帝納其言會京師大雪平地三尺軍不得發

既而皇儲當婚遂不西行詔充居本職

潘岳為給事黄門侍郎岳性輕躁趨世利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輙望塵而拜搆愍懷之文岳之辭也謐二十四友岳為其首謐晉書限斷亦岳之辭也其母數誚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没不已乎岳終不能改

徐邈為中書侍郎專掌綸詔孝武帝甚親昵之初范寗與邈皆為帝所任使共輔朝廷之闕寗才素高而措正直遂為王國寶所讒出守遠郡邈孤官易危而無敢排

强族乃為自安之計會帝頗疎會稽王道子邈欲和協之因從容言於帝曰昔淮南齊王漢晉成戒會稽王雖有酣媟之累而奉上純一宜加弘貸消散紛議外為國家之計内慰太后之心帝納焉

宋劉湛為太子詹事給事中殷景仁為尚書僕射湛與景仁素欵又以其建議徵之甚相感悅及俱被時遇釁隙漸生以景仁專管内任謂為間己時彭城王義康專秉朝權而湛昔為上佐遂以舊情委心自結欲宰相之

力以迴主心傾黜景仁獨當時務義康屢搆之於太祖其事不行義康僚屬及湛諸附隸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門者湛黨劉敬文父成未悟其機詣景仁求郡敬文遽往謝湛曰老父悖耄遂就殷鐵干祿繇敬文闇淺上負生成合門慙懼無地自處敬文之姦諂無愧如此義康擅埶專朝威傾内外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帝稍不能平尋被誅

南齊江謐為黃門侍郎謐性隨流俗善趨勢利初仕宋

為于湖令宋明帝為南豫州謚傾身奉之即位累遷右丞元徽末朝野咸屬意建平王景素謚深自委結景素事敗僅得免禍蒼梧王廢後物情尚懷疑惑謚獨竭誠歸事太祖以本官領尚書左丞昇明元年遷黄門侍郎左丞如故沈攸之事起為加太祖黄鉞謚所建也齊臺建為侍中長沙内史及太祖登遐謚稱疾不入衆頗疑其怨不豫顧命也武帝即位謚又不遷官以此怨望時武帝不豫謚詣豫章王嶷問曰至尊非起疾東宫又非

才公今欲作何計世祖知之出謚為征虜將軍鎮北長史南東海太守未發帝使御史中丞沈冲奏謚前後罪曰謚少懷輕躁長集諂薄交無義合行必利動將以奕世利局見擢宋朝而阿諛内揔貨賂公行咎盈憲簡戾彰朝聽輿金輦寶取容近習以沈攸之地勝兵强終當得志委心托身歲暮相結以劉景素親屬望重俯應樂推獻誠薦子窺窬非望時艱綱漏得全首領太祖匡飭天地方知遠圖薄其難洗之瑕許其革音之効加以非

分之寵推以不次之榮列跡勳良比肩朝德以主者微勤刀筆小用賞廁河山任忝出入輕險之性在貴彌彰貪昧之情雖富無滿重莅湘部顯行斷盜及居銓衡肆意受納連席同乗皆詖黷舊侶密延間讌必貨賄甞密理合升進者以為己惠事宜貶退者並稱中旨謂販鬻威權姦回不露欺主罔上謗議可掩先帝寢疾彌留人神憂震謐病私舍曽無變容國諱經旬甫𡠗入殿參訪遺詔覘恃時旨以身列朝流宜蒙𥁞帶先顧不逮舊位

無加遂崇餙惡言肆醜縱悖議誹朝政訕毀皇猷遍蚩
忠賢歷詆台相至於蕃岳入授列代常規勲戚出撫前
王彛則而謚妄發樞機坐構覔論復敢貶謗儲后不顧
辭端毀折宗王每窮舌杪皆云詰誓乖禮崇樹失宜仰
指天俯畫地希幸災故以申積憤犯上之迹既彰反噬
之情已著請免官削爵土收送廷尉獄治罪詔賜死時
年五十二
王喧之為中書舍人時東昏侯所寵茹法珍海蟲兒等

用事並為外監口稱詔敕喧之與相脣齒專掌文翰

後魏盧昶為侍中守職而已無所激揚與侍中元暉等更相朋附為宣武所寵時論鄙之

趙修為黃門侍郎時高聰為散騎常侍修嬖幸聰深相朋附

李憑阿附趙修為給事黃門武衛將軍定州大中正坐修黨免官

徐紇為中書舍人諂附倖臣趙修遷通直散騎侍郎及

修誅坐黨徙枹罕得還久之復除中書舍人太傅清河王懌以文翰待之及元害懌出為鴈門太守未幾入雒又飾貌事乂大得乂意乂曲事靈太后倖臣鄭儼是以特被信任俄遷給事黃門侍郎仍領舍人總攝中書門下之事軍國詔命莫不由之紇既處腹心參斷機密勢傾一時遠近塡湊與鄭儼李神軌寵任相亞時稱徐鄭焉

李肅字彥邕為員外常侍初諂附侍中元暉後以左道

事侍中穆紹裸身被髮晝腹銜刀於隱屏之處為紹求福故紹愛之

宋維孝明時為給事坐謟事高肇出為益州龍驤府長史辭疾不行

袁翻領給事中在門下並掌文翰翻既才學名重又善附會亦為靈太后所信待

賈司馬為都官尚書為元乂所寵論者譏其趣勢

盧同為尚書左丞元乂之廢靈太后也相州刺史中山

王熈起兵於鄴熈敗以同為持節兼黄門侍郎慰勞使仍就州刑熈還授平東將軍正黄門營明堂副將尋加撫軍將軍光禄大夫本州大中正同善事在位為乂所親戮熈之日深窮黨與以希乂旨論者非之又給同羽林二十人以自防衛

劉仁之字山静尉元引為御史前廢帝時兼黄門侍郎深為爾朱世隆所用

崔勉為尚書右中兵郎中後太尉豫章王啓為諮議參

軍郎中如故坐舉人失衷免官前廢帝普泰中兼尚書左丞勉善附會世論以浮競譏之為尚書令爾朱世隆所親待而尚書魏季景尤為世隆知任勉與季景內頗不穆季景陰求右丞奪勉所兼世隆啟用季景勉遂悵怏自失

山偉河南洛陽人前廢帝末為侍中中書令與宇文忠之之徒代入為黨時賢畏惡之

陸希質為中書監希質名家子位宦又通不能平心於

物唯與山偉宇文忠之等共為朋黨排毀朝俊有識者薄之

北齊崔昂顯祖時累遷僕射前者崔暹季舒為之親援後乃高德政是其中表常有挾持意色矜高以此不為名流所服

崔季舒為黃門迹在魏朝歸心霸府賔客輻湊傾心接禮甚得名譽勢傾崔暹暹甞於朝堂屏人拜之曰暹若得僕射皆叔父之恩其權重如此

魏收撰後魏史成諸家子孫投訴百餘人衆口諠然號為穢史投牒者相次無以抗之時左僕射楊愔右僕射高德政二人勢傾朝野與收皆親收遂為其家並傳二人不欲言史不實抑塞訴辭終文宣世更不重論又尚書陸操嘗謂愔曰魏收魏書可謂博物宏才有大功於魏室

馮子琮其妻胡皇后妹也為吏部尚書俄遷尚書右僕射仍攝選和士開居要日久子琮舊所托早辭曲躬事

事諂稟士開弟休與盧氏姻子琮簡較趨走與士開府
僚不異是時内官除授多由士開奉擬子琮旣恃内戚
兼帶選曹自擅權寵頗生間隙
張雕武成時為假儀同三司待詔文林館胡人何洪珍
大蒙帝親寵與張景仁結為婚媾雕以景仁宗室自託
於洪珍傾心相禮情好日密公私之事雕嘗為其指南
時穆提婆韓長鸞與洪珍同侍帷幄知雕為洪珍謀主
甚大惡之洪珍又奏雕監國史尋除侍中加開府奏度

支事大被委任言多見從特勑奏事不趨呼為博士

陽休之領中書監及鄧長顒顏之推奏立文林館之推本意不欲令耆舊貴人居之休之便相附會與少年朝請參軍之徒同入待詔時論貶焉

劉逖為散騎侍郎兼中書侍郎和士開寵要逖附之正授中書侍郎入典機密兼散騎常侍

徐之才為左僕射與和士開陸令萱母子曲盡卑狎二家若疾救護百端繇是遷尚書令封西陽郡王

後周叱羅協本名與高祖諱同後改為焉南岐州刺史晉公護既殺孫韋李植等欲委腹心於司會柳慶司憲令狐整並亂不堪俱薦護遂徵協入朝既至護引與同宿深寄託之協忻然承奉誓以軀命自効護大悦以為得協之晚則授軍司馬委以兵士尋治御史正又授護府長史進爵為公邑一千戶嘗在護側陳説時事多被納用明帝知其才識庸浅每抑之數謂之曰汝何知也猶以護所親任難即屏黜每含容之及帝晏駕便授協

司會中大夫中外府長史

唐封德彝初仕隋煬帝為內史舍人而不被用見內史侍郎虞基幸於煬帝而基不閑吏務每承處分多失事理德彝又託附之密為指畫宣行詔命諂順王心外有表疏知忤意者皆寢而不奏决斷刑法多濬文深詆策勲行賞必抑削之故虞基之寵日隆而隋政日亂皆德彝之所為也

魏玄同則天永昌元年為納言伏誅玄同素與裴炎交

結預其流者號爲耐久朋至黨與皆敗故誅

劉永濟爲鳳閣舍人中宗初坐與張易之款狎左授青

州長史

劉憲爲天官侍郎張易之之誅憲以託附出爲海州刺史

蕭至忠神龍中爲吏部侍郎當武三思擅權至忠附之

自知吏部選事恃三思勢無所忌憚請謁杜絶威風大

行

趙履温性巧佞長安中爲左臺殿中侍御史歷尚書郎

妹適桓彦範為韋氏所誅履温懼迺附武三思累遷司農卿傾國資以事安樂公主為其造宅窮奢極麗又通韋氏謟媚百端及少帝御安福門履温馳於樓下稱萬歲聲未絶而萬騎斬之

吉温為户部郎中性便僻巧事權要知安禄山承恩厚結之時禄山入奏驟言温之能玄宗天寶十載禄山加河東節度因奏温為河東節度副使知留守兼鑄錢事賜紫金魚袋及楊國忠入相國忠素與温善徵為御史

中丞充京畿關內採訪處置使制到溫詰范陽與祿山
別祿山甚厚之遣男慶緒親執溫馬轡送出驛及溫至
朝廷動靜必報祿山十三歲祿山拜左僕射充閑廐使
又奏溫武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楊國忠與祿山嫌隙已
成溫既厚於祿山國忠遂忌之其冬河東太守韋陟坐
贓懼罪託溫結歡於祿山求免詔付中書門下與法官
對鞫之溫遂伏罪
李林甫為黃門侍郎時惠妃武氏有寵林甫密事中要

求為黨援

裴冕為尚書右僕射代宗寶應初充護山陵使勉以侍臣李輔國權盛將託附之乃表輔國親昵術士中書舍人劉烜為山陵使判官烜坐法勉累貶施州刺史

裴士淹為禮部尚書禮儀使大歷五年誅魚朝恩黜士淹為處州刺史戶部侍郎判度支第五琦為饒州刺史皆朝恩黨也士淹掌禮儀琦典財賦皆暱於朝恩時論醜之

杜亞大歷中為諫議大夫自以才用合當柄任李栖筠
承恩衆望言必為宰相亞乃厚結之
嚴武為黄門侍郎與宰臣元載深相結託冀其引在同
列事未行求方面出為劒南節度使
楊炎為吏部侍郎大歷十三年貶為連州員外司馬元
載黨也炎與載同郡又元氏之出謂載為舅少好學博
涉文史而性巧貪谿嫉毁忠良遂與載合凡在朝坐載
累貶官者諫議大夫知制誥韓洄王定諫議大夫包佶

徐縝大理少卿裴冀太常少卿王紀起居舍人韓會等十餘人又貶戶部郎中趙縱為和州刺史亦載黨也縱妻父郭子儀帝以勲臣之故特寛之授以郡守又貶刑部尚書王昂為連州刺史交通元載故也既行至萬州卒

蘇端為比部郎中代宗既素重楊綰欲以政事委之綰尋卒常衮與綰志尚素異嫉而怒之有司謚議綰為文貞衮微諷端令駁之毀短綰過甚端坐黜官

韓洄德宗貞元二年自京兆尹為刑部侍郎以黨於宰相盧翰故也

潘孟陽炎之子母劉晏女也公卿多父友及外祖賔從故得薦用累至兵部郎中德宗末王紹以恩倖權移宰相數稱孟陽之才因擢授權知戶部侍郎

李景儉元和末出為澧州刺史景儉素與翰林學士元稹厚善稹初承穆宗恩顧遂以景儉為請尋授諫議大夫

李紳為戶部侍郎與龎嚴友善長慶中穆宗召嚴為翰林學士又賜以金紫皆紳引之也

劉棲楚為諫議大夫敬宗寶歴元年拜刑部侍郎棲楚自為諫議大夫官業殊未有聞但時宰相用事者棲楚多敢言欲引為助遂不踰時致宣此官丞郎宣授自棲楚始也

崔元畧自京兆尹遷戶部侍郎時以元畧版圖之拜出於宣授諫官有疏指言内常侍崔潭峻方有權寵元畧

以諸父事之故雖劾而遽遷顯要元畧亦上章自辨且曰一昨府縣條疏臺司舉劾孤立無黨謗言益彰不謂詔出宸衷恩延望外處南宮之重選列左戶之清班豈臣庸虛敢自干冒天心所擇雖驚特達之恩衆口相非遂致因緣之説詔答之曰朕所命官豈非公選卿能稱職奚恤人言然元畧不能逃父事凖峻之名

害賢

夫讒説殄行静言庸違蓋匪人之至惡固凶德之斯下

豈有振纓華省結綬雲臺圖固寵榮嫉忌賢正既曲直之相異則嫌隙之滋豐以至誘陷危機媒孽而成罪崇飾飛語萋菲而造端或被以非辜或移其要職幸君聽之斯惑冀榮路之自安豈蠅玷之足方固蠆毒之不若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其以是夫

吴孫弘為中書令時朱據坐論太子慮之廢左遷新都縣丞未到弘譖潤據因大帝寢疾弘為詔書追賜死

晉謝奕為尚書銓敘不允吏部郎江漼每執正不從奕託以他事免之漼受黜無怨色

荀愷為僕射初武陔之弟茂以德素稱名亞於陔為上雒太守散騎常侍愷年少於茂即武帝姑子自負貴戚欲與茂交距而不答繇是致怨及楊駿誅愷以茂駿之姨弟陷為逆黨遂見害茂清正方直聞於朝廷一旦枉酷天下傷焉侍中傅祗上表申明之後追贈光祿勳

後魏高肇為尚書令初彭城王勰性仁孝言於朝廷以

其舅潘僧固為冀州樂陵太守京兆王愉搆逆僧固見
逼從之肇性既凶愎賊害賢俊又肇之兄女入為夫人
順皇后崩宣武欲以為后勰固執以為不可肇於是屢譖
勰於宣武不納因僧固之同愉逆肇誣勰北與愉通南
招蠻賊勰國郎中令魏偃前防閤高祖珍希肇提攜搆
成其事肇初令侍中元暉以奏宣武暉不從令左衛元
珍言之宣武訪之於暉暉明勰無此宣武更以問肇肇
以魏偃祖珍為證宣武乃信之勰飲毒酒而斃

裴植為度支尚書表毀征南將軍田益宗言族姓微末不應在衣冠之上侍中于忠黄門元昭覽之切齒寢而不奏會韋伯昕告植欲謀廢黜尚書又奏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達云受植旨詐稱被詔率合部曲欲圖領軍于忠臣等窮治辭不伏引然衆證明眪案律在邊合率部衆不滿百人已下身猶尚斬況仲達公然在京稱詔聚衆諠惑都邑駭動人情諒其本意不可測度案詐偽律詐稱制者死今依衆證處仲達入死金紫光禄大夫

尚書崇義縣開國侯裴植身居納言之任爲禁司大臣仲達又稱其姓名募集人衆雖名仲達功讓無忿懼之心衆證雖不是植皆言仲達爲植所使植召仲達責問而不告列推論情狀不同之理不可分明不得同之常獄有所降減計同仲達處植死刑又植親率城衆附從王化依律上議唯思裁處詔曰凶謀既爾罪不合恕雖有歸化之誠無容上議亦不須待秋分也時忠專擅朝權既構成其禍又矯爲此詔朝野怨之

北齊高德政為侍中時清河有二豪吏田轉貴孫舍興久吏姦猾多有侵削因事遂脅人取財計贓依律不至死太守裴讓之以其亂法殺之時清河王岳為司州牧遣部從事案之德政舊與讓之不協密奏言當陛下受禪之時讓之眷戀魏朝嗚呼流涕比為內官情非所顧既而楊愔請救之云罪不合死文宣大怒謂愔曰欲得與裴讓之同冢邪於是無敢言者事奏竟賜死於家

祖珽為左僕射勢傾朝野斛律光甚惡之竊罵珽盲人

掌機密恐誤國家事珽頗聞其言因其女皇后無寵以謠言聞上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令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帝問珽珽證實又說謠云高山推槲樹舉盲老翁背上下大斧多事老母不得語珽并云盲老翁是臣云與國同憂戚勸上行語其多事老母似道語侍中陸氏帝以問韓長鸞穆提婆并令高元海段士良密議之衆人未從因光府軍封士讓啓光反遂滅其族

唐張又新為給事中穆宗長慶中除庫部郎中知制誥

賈餗為常州刺史時議以為餗不當出又新以私嫌搆於宰相李逢吉出之

盧坦為中丞時僕射裴均立班踰位坦請退之均不受坦曰姚南仲為僕射例如此均曰南仲是何人坦曰南仲是守正而不交權倖者也尋罷為右庶子時人歸咎於均

張權輿為左拾遺李逢吉之黨也時裴度鎮興元上疏請入覲京師權輿乃上疏曰度名應圖讖宅據岡原不

召自來其心可見先是姦黨忌度作謡詞云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言度平吳元濟也又帝城東西横亘六岡合易象乾卦之數度平樂里第偶當第五岡故權輿取其語敬宗雖少年深明誣謗奬度之意不衰焉

王璠為尚書左丞時李德裕鎮浙西璠與戸部侍郎李漢進狀論德裕厚賂宫人杜仲陽結託漳王圖為不軌文宗於蓬萊殿召宰相王涯李固言路隋及璠漢等回

證其事璠漢加誣搆結語甚切至路隋奏曰德裕實不至此誠如璠漢之言微臣亦合得罪羣論稍息

諂佞

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又曰惡紫之奪朱惡利口之覆邦家諂佞之人聖賢所惡其來甚矣巧言令色為國蠹賊雖云率性亦幸乘時何則懷黄佩玉竊位臺省朝謁夕見俯侍宮闈善揣時機逆迎主意譽乃生羽毛毀則成瘡痏沙狐水蜮潛傷闇害暨日月大明昭達隱奥雷

霆迅烈威震幽微必斥逐於時遐棄於野所謂魑魅不能晝行鵂鶹止期夜動者也

魏孫資為侍中領中書監劉放為左光禄大夫轉驃騎放資既善承順主上又未嘗顯言得失抑辛毗而助王思以是獲譏於世

秦朗明帝時為給事中每車駕出入朗常隨從時帝喜發舉數有以輕微而致大辟者朗終不能有所諫止又未嘗進一善人帝亦以是親愛每顧之多呼其小字阿

蘇

南齊王融為中書郎永明末武帝欲北伐使毛惠秀畫漢武北伐圖使融掌其事融好功名因上疏言北地殘氓東都遺老莫不茹泣吞悲傾耳戴目翹心仁政仰首王風若試馳咫尺之書具裡旅之年狥其墜域納其降卒可弗勞弦鏃無待干戈真皇王之兵征而不戰者也臣乞以執役先邁式道中原澄澣渚之常流掃狼山之積霧繫單于之頸屈左賢之膝習呼韓之舊儀拜鑾輿

之廵幸然後天移雲動解封岱宗咸五登三追跡七十百神肅警萬國具僚會弁星離玉帛雲聚集三燭於蘭席聆萬歲之禎聲豈不盛哉豈不韙哉昔桓公志在伐莒郭牙審其幽趣魏后心在亡漢德宗究其深言臣愚昧才識不足以知微然伏揆聖心規模弘遠既圖載其事必克就其功臣不勝懽喜圖成上置琅邪城射堂壁上遊幸輒觀視焉

梁何敬容高祖時為吏部尚書性矜莊衣冠鮮麗帝雖

衣浣衣而左右衣衣必須潔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
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敬容希旨故益鮮明常以膠清
刷鬚衣裳不整伏牀熨之或暑月為之燋每公庭就列
容止出入
朱异高祖時為尚書儀曹郎兼中書通事舍人歷散騎
常侍居權要三十餘年善窺人主意曲能阿諛以承上
旨故特被寵任高祖嘗夢中原平舉朝稱慶旦以語异
异對曰此宇内方一之徵及侯景歸降勅召羣臣議尚

書僕射謝舉等以為不可高祖欲納之未決嘗夙興至武德閤自言我家國承平若此今便受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無所及异探高祖微旨應聲答曰聖明御宇上應蒼玄北土遺黎誰不仰慕為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國大半輸誠送款遠歸聖朝豈非天誘其衷人將其計原心審事殊有可嘉今若不容恐絶後素望此誠易見願陛下無疑高祖深納异言又感前夢遂納之及貞陽敗没自魏使還述魏相高澄欲更申和睦勑

有司定議异又以和為允高祖果從之其年六月遣建
康令謝挺通直郎徐陵使北通好時侯景鎮壽春累啓
絕好於异請追使又致書於异辭意甚切异但述勑旨
以報之
後魏裴粲前廢帝時為中書令正月晦帝出臨洛濵粲
起於御前再拜曰今年美節聖駕出遊臣幸參陪從預
奉醼樂不勝忻戴敢上壽酒帝曰昔歲北海入朝㸑竊
神器具聞爾日卿戒之以酒今欲使我飲何異於往情

桀曰北海志在沈湎故諫其所失陛下齊聖溫克臣敢獻微誠帝曰實乃寡德甚愧來譽仍為命酌

隋裴矩煬帝時為吏部尚書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帝命矩掌其事知帝方勤遠畧諸商人至者矩誘令言其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計三卷入朝奏之帝大悅賜物五百段每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方之事矩盛言西域多諸寶物吐谷渾易可并吞帝由是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畧咸以委之

唐許敬宗為禮部尚書高宗永徽元年立長子燕王忠為皇太子其年王皇后被廢武昭儀所生皇子弘年已三歲敬宗希旨上疏曰伏惟陛下憲章千古含育萬邦爰立聖慈母儀天下既而皇后生子合處少陽出自塗山是謂吾君之裔夙聞胎教宜展問豎之心乃復為孽奪宗降居藩邸是使前星匿彩瑤岳韜峯臣以愚誠竊所未喻且今之守器素非皇嫡永徽爰始國本未生權引彗星越昇明兩近者元妃載誕正裔降神重光日融

爝暉宜息安可以茲傍統叨據溫文國有詩臣孰逃其責竊惟息姑克讓可以思齊劉强守藩宜遵往軌追蹤太伯不亦休哉踵武延陵故嘗安矣寧可重植板榦久易位於天庭倒襲裳衣使違方於震位蠢爾黎庶云誰係心垂裕後昆將何播美高宗從之顯慶元年廢忠為梁王授梁州都督賜實封二千戶物二萬段甲第一區李嶠則天時為侍御史雍州人唐同泰獻洛水瑞石嶠上皇符一篇以美其事有識者多譏之

閻朝隱為給事中則天不豫令朝隱往少室祈禱朝隱
遂曲申悅媚以身為犧牲請代上所苦及將康復賜以
綃綵百段金銀器十事

竇懷貞中宗神龍初為御史大夫兼雍州長史嘗諂事
帝左右盡得其歡心韋庶人微時有乳母王氏蠻婢也
詔封莒國夫人嫁為懷貞妻俗謂乳母之壻曰阿㸙懷
貞每因謁見之次及進表狀列其官位必曰翊聖皇后
阿㸙時人或呼為國㸙忻然有自負之色後以名犯韋

后父名改為從一焉韋庶人伏誅左遷亳州司馬轉益州大都督府長史累拜侍中兼左臺御史大夫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賜爵魏國公帝為二公主造金仙玉真兩觀料功甚多朝臣以為不可唯懷貞賛成其事躬自監役窮極奢侈時人為之語曰竇僕射前為韋氏國奢後作公主邑丞時公主邑司官有丞言懷貞伏事公主同其邑官也及太平公主干預朝政懷貞每日退朝必詣主第以求佞媚

權若訥為右補闕見鄭愔等既稱天后德業皆獲榮賞乃上疏曰臣聞詩人闡教深懷罔極之恩孔氏立言式崇無改之道伏惟應天皇帝陛下孝德純至超越禮經聖感潛通光昭瑞應置聖善報德之閣義貫於終天存合宮永昌之號敬深於如在伏見天地日月君臣國人授戴初慶殿等字皆先朝創制久已施行陛下纂承丕緒嗣守洪業父子相傳家國仍舊此並則天能事生人積習何所要切登時削除當為賊臣敬暉等秉政包藏

逆節前規務從變易所以多有改張今削之無益於淳化存之有先於孝理又神龍元年三月五日制書一事已上並依貞觀故事者但則天遺訓誡曰母儀太宗舊章是稱祖德其於沿襲應從近遠無容近捨母儀遠尊祖德昔永徽之時不聞依武德舊章今陛下膺期乃欲追尊貞觀故事如其遠依貞觀實恐未益先朝以臣愚識請更詳審則望繼明纂聖之業無替始終奉先成志之道增燿竹帛疏奏手制答曰卿資孝踐忠懷才

韜義討論今古徵據典章循覽所陳再三嘉尚若訥雖
曲蒙恩旨褒美然頗為正直者所譏
楊慎矜玄宗天寶中為御史中丞知太府出納時右相
李林甫握權慎矜以遷拜不繇其門懼不敢居其位固
讓之因除諫議大夫兼侍御史仍依舊知太府出納以
鴻臚少卿蕭諒為御史中丞諒出為陜郡太守林甫復
擢慎矜為御史中丞仍充諸道鑄錢使餘如故
後唐封翹為給事中明宗天成二年七月甲戌百官朝

於中興殿翹上言以星辰合度風雨應時將修賽謝請以御前香一合聖上親爇一炷餘者即令分於所謝答廟中焚之貴表精至庶賢聖感通翹時推名族履歷清華出翰苑登瑣闥甚有為霖之望居常自負人莫若已也自離亂之後條制有所求便祀事有所簡畧帝初臨御五日一朝羣臣方虚心傾耳以求叶贊翹為黄門郎不能駁議時政請豐潔粢盛振舉頹綱而以一炷神香有能感通賢聖之論近諸妖妄者矣

貪黷

詩刺貪人敗類傳惡黷貨無厭士之醜行於斯為甚矧

佩服儒訓踐履清途飄纓帝庭分曹仙署而乃侵人自用趨利求私賣官以厚資販肆以求息或餉遺不却或聚斂公行以至結好於異類求財於外境門庭輻湊珍玩山積名節皆污冠裳是恥議論所棄刑憲乃加鳴鼓而攻斯之謂矣

晉王戎為侍中南郡太守劉肇賂戎筒中細布五十端為司隷所糾以知而未納故得不坐然議者尤之武帝謂朝臣曰戎之為行豈私懷苟得正當不欲為異耳帝

雖以是言釋之然爲清慎者所鄙繇是損名

謝石爲散騎常侍既無他才望直以宰相弟兼有大勲遂居清顯而聚斂無饜取譏當世

王國寶爲左僕射貪縱聚斂不知紀極後房妓妾以百數天下珍玩充滿其室

宋戴法興爲給事中與戴明寳同爲中書通事舍人法興明寳大通人事多納貨賂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湊門外成市家業並累千金

南齊呂文顯為中書通事舍人時與茹法亮等迭出入為舍人並見親倖四方守宰餉遺一歲咸數百萬並造大宅聚山開池時舍人四人各住一省世謂四戶法亮於衆中語人曰何須覓外祿此一戶內年辦百萬葢約言之也

綦母珍之為中書舍人凡所論薦事無不允內外要職及郡丞尉皆論價而後施行貨賂交至旬月之間累至千金

後梁徐矩為度支尚書有文善吏事頗黷於貨財

陳唐特為尚書左丞以預長城之功封崇德縣子受封之日請令史為容吏受其餉遺文帝怒之因坐免

後魏谷洪初以經授文成及即位以舊恩為尚書洪性貪奢僕妾衣服錦綺皆累千金而求欲滋劇時獻文舅李峻等初至京師官給衣服洪輙截沒為有司所糾並窮其前後贓罪坐以伏法

杜遇為尚書起部郎中竊官財一萬起立居宅清論鄙

之

李崇為侍中尚書令性好財貨販肆聚歛家資巨萬營求不息

高遵為尚書侍郎性貪汚每假歸山東必借備騾馬將從百餘屯逼民家求絲纊不滿意則詬罵不去强相徵求旬月之間縑布千數邦邑苦之

高聰為黄門侍郎侍中高顯出授護軍聰轉兼其處於時顯兄弟疑聰間搆而求之聰居兼十餘旬出入機要

言即真無逹藉貴因榷耽於聲色納賄之音聞於遐邇北齊司馬子如為尚書令以贓賄為御史中丞崔暹所劾禁止於尚書省詔免其大罪削去官爵

陳元康為侍中既貪貨賄文襄内漸嫌之元康頗亦自懼又欲用為尚書令以閒地處之事未施行後因蘭固成之難遂遇害

魏收為中書監兼右僕射以託附陳使封孝琰牒令其門客與行遇崑崙舶至得奇貨果然褥裘美玉盈尺等

數十件罪當流以贖論

高隆之為尚書右僕射魏收副王昕使梁還隆之求南貨於昕收不能如志遂諷御史中尉高仲密止昕收於其臺久之得釋

和士開為侍中僕射尋除尚書令自河清天統以後威權轉盛富商大賈朝夕填門聚斂貨財不知紀極雖公府屬掾郡縣守長不拘階次啓牒即成見人將加刑戮多所營救既得免罪即令諷諭責其珍寶謂之贖命物

雖有全濟皆非直道

隋鄭譯周末為內史上大夫宣帝幸東京譯擅取官財以自營衛坐是除名為民後復領內史事高祖總百揆以譯司擅六府事譯性輕險不親職務而贓貨狼籍高祖因疏之然以其有定策功不忍廢放陰勑官屬不得白事於譯獨坐聽事無所關預譯懼頓首求辭職高祖寛諭之接以恩禮

王達為諫議大夫高祖謂達曰卿為我覔一好左丞達

遂私於荆雒二州刺史楊汪曰我當薦君為左丞若事果當以良田相報也汪以達所言奏之達竟以獲罪卒拜汪為尚書左丞

源師為刑部侍郎居職强明有口辯而無廉平之稱

裴蘊為御史大夫于時軍國多務凡是興師動衆京師留守及與諸互市皆令御史監之賔客附隸遍於郡國侵擾百姓煬帝弗之知也

唐唐儉太宗時為民部尚書嘗託鹽州刺史張臣合收

其私羊為御史所劾以舊恩免罪貶授光禄大夫

許敬宗高祖時為禮部尚書坐嫁女與蠻酋馮盎之子多納金寶為有司所劾出為鄭州刺史

來俊臣則天時為御史中丞監察御史紀履中劾奏之其罪有五其三曰贓賂貪濁

宋渾玄宗時為御史中丞天寶九載四月坐贓伏罪詔曰渾幸因門緒累升榮秩頃委以澄清擢居風憲而公心有害私欲彌彰冒法受贓既墜於家業敗名徇利載

犯於國章特申念舊之恩俾從流放之典宜除名長流
嶺南高要郡
吉溫為御史中丞天寶十三載十二月貶為澧州長史
先是河東太守韋陟恣其利欲臧以河東土物入饋權
要為部人所發詔下御史訊鞫陟時朝謁在華清宮惶
怖不安乃厚遺溫求救於祿山事泄為楊國忠奏遂坐
貶
王昂代宗時為刑部尚書與元載深相結專事奢靡廣

修第宅多畜妓妾以逞其志在刑部雖公務有程昂耽私第宴連日不視曹事性貪婬不常在公乃鬻公廨菜園收其價錢以自潤甚為時論所醜載誅昂貶連州刺史

張涉德宗居春宮時為侍讀及即位累遷散騎常侍俄授湖南觀察使宰京果金事覺以舊恩不之罪廢於家

李齊運德宗時為禮部尚書薦李錡為浙西受財賄不可勝計

韋執誼德宗時為右拾遺充翰林學士性貪婪詭賊從祖兄夏卿為吏部侍郎執誼受賂為人求科第夏卿不應執誼乃探懷中金以納夏卿袖夏卿驚曰吾與汝賴先人之德致其名位幸各以達豈可如此毀擺袖引身而去執誼大慚恨

盧景亮為中書舍人性貪悋好求取以斂人謁歎時議以此薄之

王伾順宗時為左散騎常侍充翰林待詔伾下劣闒茸

唯務金帛寶玩置無門大櫃上開一孔使足以受物夫妻寢止其上

冊府元龜卷四百八十二